



驴肉火烧

王耀

我的苹果情

昆嵛阳光

又是一年苹果季，果农们忙得不亦乐乎。上班路上，我总是会看到他们驱车卖苹果的壮观景象，触景生情，不禁想起前几年烟台作家吴殿彬先生赠我的作品《红苹果》。这天刚好有时间，便再度拿出来一读，刚读了没几页就让我陷入了沉思……

吴殿彬的《红苹果》，既是描述烟台苹果发展史，也是描述中国苹果发展史的长篇纪实文学。作者用长达三年的时间采访、写作，把苹果从西洋引进烟台到在烟台落地生根的整个历史和风貌，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、一件件翔实的事件真实地再现给了每位读者，令人敬佩。当然我的沉思并不单单是这些，更震撼我的是那份深埋于心、赤诚浓厚的苹果情怀。

我的家乡在鲁中山区，由于地属丘陵，也恰好适合苹果种植。而今，苹果早已成为家乡农业的一个品牌。虽然我无法像《红苹果》那样追溯其历史，但是自我记事起就知道苹果是个好东西，它能供我们享用，也能卖钱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们家开始大面积种植苹果是在我上小学后几年的事情了，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。其中的历史背景我起初是不知道的。参加工作后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与山东电视台一位老编辑相识，是他的介绍让我对家乡的苹果和苹果产业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我们县开始农业结构调整，苹果作为重点推广的水果在全县得以大面积种植，并在数年后成为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。当然，也成为我家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。

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，在市场经济还刚起步的那个年代，农民手里几乎没有闲钱的。特别是在我们山区，思想的落后与信息的闭塞使得大家普遍比较贫穷。从年头到年尾，家里养头猪、养只羊，卖掉之后才能买些生活用品、农用物资，就这样年复一年，家里有积蓄的少之又少，万元户曾是那个时代的富豪。

我家也同样如此，虽然父辈们足够勤劳，但是囿于地域和思想的局限，日子过得一直很紧巴。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，曾有几次到交学费的时候了，家里拿不出钱——虽然只是区区几十块，这一度让我产生了放弃读书的念头。

正是苹果的产业化改变了我们的命运。自从我们家乡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苹果，农民手里渐渐有了钱，虽然一开始生活还不富裕，但是我的学费问题基本可以解决了。一路走来，可以说没有苹果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这便是我苹果情怀的一部分。之所以说是一部分，是因为还有另一部分更让人感慨、更让人心情难以平静的父辈们的汗水与辛劳。由于家里有了苹果园，假期或周末，我难免要到田间地头帮些忙，这也让我了解并亲身感受了苹果种植过程中授粉、套袋、摘袋、施肥、浇水、打药、摘果等诸多环节的艰辛与劳苦，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辈们的不易。此时此刻，也许再优美的语言也难以把我的这份感情准确地表达出来。

记得今年父亲节时，女儿问我，父亲节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我想了想说，只要你健康快乐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。她说，不行。可是，只有我这个做父亲的才知道其中的意义，那时那刻，我仿佛也更懂我的父亲了。

是啊，把我们的日子过好吧，像红苹果一样“红红火火”“平平(苹苹)安安”。我想，这一定是天下所有父亲母亲最大的心愿。

风儿轻吟，带着初冬的微凉，穿梭在大学的校园里，把落在地上的黄叶吹得起舞。

“已经进入初冬了，开始冷起来了啊。”我对旁边的同学说。“是啊，已经有点期待烟台的冬天了。”他回应着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南方，来到烟台上大学。离开父母和同学，确实有些不习惯。

“今晚要不出去撮一顿？”我兴致勃勃地建议。伙伴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。

漫步穿过校园，踩着满地落叶，抵达那家专卖驴肉火烧的小店。店内洋溢着融融暖意，热闹非凡，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香气，令人食欲大增。

我们围坐在一张圆桌边，一盘驴肉火烧上桌。它们个个外皮酥脆金黄，内馅鲜美多汁，伴有一碗热汤，每一口驴肉火烧都让人深感满足，我们边品尝美食边畅谈，分享着高中时期的趣事。尽管我们来自天南海北，但在这个初冬的夜晚，彼此的心却紧紧相连。

望着眼前的火烧，我的思绪突然飘向了远方的家人，心中泛起一丝淡淡的乡愁。

“这家驴肉火烧真不错，和我们家乡的完全不一样。”一位同学边吃边说道。我笑着回应：“是啊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就像我们，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小张你来自东北，我来自江南，但也能聚在一起享受这份美味。”我们相视而笑。虽然离开了家乡，但在大学的校园里，我找到了新的归属感，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温暖和情谊。

“我以前总觉得大学就是自由自在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我感慨道，“但来到这里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大学其实也是一个小社会，需要我们学会与人相处，学会独立生活。”

“是啊，大学是一个过渡期。”小张接过话茬，“只要我们勇敢面对，就一定能够成长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！”

初冬，寒风轻拂，夹杂着聚餐中的友情，便觉清爽宜人。

当离别开出花

栾广铭

女儿要返校了。

每次去机场接女儿，我都把车开得飞快。而送女儿去机场的路上，车速自然而然地慢下来。

团聚时的心情是欢快的，离别时的情感是复杂的。心有不舍，却充满期望。

当女儿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走进候机大厅，我想起了她上一年级时的情景。那时她个子很矮，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，我目送着她走进校园，有一份心疼和不忍。

从小学到高中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次送女儿上学，都要看着她走进校园。有一次，看到有歹徒在校园门口伤害学生的新闻。再送女儿上学时，我都会仔细观察周围有没有可疑人员，直到女儿走进校园，才长舒一口气。我想，如果此时出现暴徒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，用尽全力和他搏斗，甚至用自己的胸膛护住女儿弱小的身体。

如今，女儿要离开我们，前往四千多公里外的新疆。路途遥远，心中满是牵挂。但我知道，对于女儿来说，每一次离别都是一次新的开始，每一次离别都是一次新的成长。希望在一次次离别中，女儿学会坚强，学会独立，学会好好爱自己。

奔驰在宽阔的马路上，耳边响起熟悉的歌声：当离别开出花，伸出新长的枝丫，像冬去春又来，等待心雪融化，你每次离开家，带着远方的牵挂，那城市的繁华，盖住了月牙。

当离别开出花，它生长在悬崖，在最高的山顶，才听见回答……

离别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孩子啊，在心中种下希望的花，放心去飞吧，不怕山高路远，不怕前路漫漫。相信每一次离别之后，我们都能迎来更美的重逢！

微言不微

有人说，人最大的消耗从来不是体力的消耗，而是情绪的消耗。如果能够驾驭情绪，就能够充分收敛我们的能量，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人。愿您做个能驾驭自己情绪的人，天天开心。

时光在问候和祝福中流逝，我们不再年轻。岁月可以使肌肤衰老，但心中的希望却能打败岁月，永久闪耀青春之光。

真正的生活所需并不是很多，贪多是人的欲望。我们往往误将“想要”当成“需要”，并为获得它东奔西跑，弄得身心疲惫。生活简单就是享受。

张志卿

一枚邮票

于晓东

唐代诗人杜甫在描写开元盛世的诗文中说：“天下朋友皆胶漆”。真正的朋友总是让人难以忘怀，时间越长越历久弥新。

今年深秋的一天，我去拜访我的老师吕伟达先生，他向我展示了福山籍著名书法家权希军先生给他的信。一沓信札，足有五六十封，都是毛笔写成的，时间跨度数十年。权希军先生的书法以小草著称，信札上的墨迹结体灵秀、气势连贯、笔意奔放，件件都是书法艺术珍品。翻阅信札，发现里面夹着几个原信的信封，信封是权希军先生的专用信封，上面也是权希军先生用毛笔写的墨迹。吕老见我喜欢，爽快地将信封赠送给了我。信封背面贴了一枚普29《万里长城(明)》50分的邮票，邮戳是1997年的。虽然这是一枚很普通的邮票，但第一眼看到这枚邮票时，我仿佛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，亲切而激动。

我上中学时，热衷于文学，经常投稿，那时通过邮政信函投稿是唯一途径，每投一封，就要到邮局买一枚邮票，我并不舍得多买。

1997年夏日的一天，我到邮局寄信，发现中国邮政发行了新版普通邮票，就是普29《万里长城(明)》邮票，其标准邮资邮票就是明黄色的50分票。这套邮票设计得很有特点，一是票幅大小是新中国已发行的邮票中最小的，二是普通标准邮资邮票铭记第一次将“中国邮政”改为了“中国邮政”，这让关注邮票的我倍感新奇，就花一元钱买了两枚，寄信用掉一枚，另一枚则带回家收藏了起来。

这是我收藏的第一枚邮票，邮票上的图案是北京古北口长城，简单的线条勾勒出宏伟的长城，长城下面是一排树。后来查阅资料发现，这是一排笔直的白杨树。虽然邮票票幅很小，但白杨树挺拔的身姿却很突出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茅盾的《白杨礼赞》：“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，我赞美白杨树！”可惜，后来一次需要用邮票，我懒得去到镇上邮局买，就将这枚收藏的50分长城邮票用了。再后来，开始使用电子邮件了，我再也没去邮局买过邮票。而那枚失去的50分古北口长城邮票，便成了我心中多年的憾事。如今，从老师手中偶得这枚邮票，着实让我兴奋不已，像是失散多年的好友又相聚了。这就是《论语》所说的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”吧！